

六家词选

〔清〕王先谦辑

• 849

王先谦

I222.849

63

R488.112

六家词钞

〔清〕

王先谦辑

云告点校

岳麓书社



B 091717

六 家 词 抄

清 王先谦 编

责任编辑：潘运告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0,000 印张：5.25 印数：1——13,000

统一书号：10285·27 定价：0.68元

前 言

彭 靖

王先谦辑的这本湖南六家词，王易的《词曲史》曾经提及，叶恭绰的《全清词钞》亦曾有所取材。应该说，是一本有一定影响的书。王氏辑这本书的起因、过程及用意，他在自序里已作了说明。

王闿运序张祖同《湘雨楼词》，谓“湘人质实，宜不能词，故先辈遂无词家”。程颂万自序其《美人长寿盦词》，亦谓“吾湘先士少言词学”。不管其原因如何，自宋及清代前期，吾湘以词名家者，确实很少。《全宋词》所收者仅十余家。其中，有词集行世者，惟湘潭王以宁、衡阳廖行之。王词，风格颇为豪朗、旷逸。廖词，共存四十一首，而给人祝寿和贺人授室之作，竟过半数；而其中，求其象辛弃疾那样借抒自己怀抱者，几乎一首也没有，足见词格之卑；惟纪游、咏物、送别之作，尚不无可取者。长沙刘翰、易拔，郴州雷应春，存词甚少，而或清

婉、凄丽，或以兀冪见情性。易拔《喜迁莺·春感》，且为况蕙风所激赏；然所就终不过用词简练，或翻旧为新。长沙赵缙兄弟颇著气节，而词无足多取，不似岳阳徐君宝妻《满庭芳·汉上繁华》，哀婉动人。《全金元词》所收，不过五六家。其中，惟浏阳欧阳玄、攸县冯子振、衡阳马熙，差足名家；而即以欧阳玄论，其以渔家傲咏都城十二月景，乃仿欧阳修联章体而作，然风力不逮远甚。王昶《明词综》，搜罗颇富，而于湘人，只收茶陵李东阳、安仁桂华词各一首。《全清词钞》共收三千一百九十六家，湘人不过九十四。蒋景祁《瑶华集》收顺治、康熙两朝五百零七家，而属湘籍者仅二人，词各只一首。王船山允为一家，字字骚心，惜无继响。千百年间，湘中词坛较之东南许多省，确实是颇为寥落的。清末，词学最盛，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湖湘派，终以主之者于词非专诣，而继之者又乏其人，未能汇成巨浸，产生较大的影响。故于其前，既有逊于浙西、阳羨，更未能媲美常州。郑业本跋张祖同《湘雨楼词》，谓“清咸同间，天下大乱，而风雅则未之或熄。吾湘人才辈出，他著述不具论，即倚声一道，亦实足以企宋而追唐。”然亦不过“企”与“追”而已。至若别拓新区，轶宋而迈唐，则有待于来兹。然弗为之先，遑望其后！正因为这样，诚如王闿运所云：“王益吾

自负宗工，乃选六家词，欲以张楚军。”（见《湘雨楼词·序》）其意亦可谓深矣。

这本书所收的六人，都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、复杂的清代后期。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对帝国主义的入侵，抱有强烈的愤恨；而于农民起义，则不同程度地怀有敌意。前者是他们的可贵处；而后者则是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局限。在文学成就上，就总的方面说，王闿运是公认的大家；就词这一方面说，周寿昌和张祖同，视之並世大家实无多让；其他亦有不容忽视的贡献。在词的发展史上，都应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郑业本跋张祖同《湘雨楼词》，谓“曾徵词之旨于公，且请近以六家为准。公曰：托兴微眇，寄怀忠爱，意内言外，耐人泳思，先民正则也。若六家之中，周、李可谓善矣，孙亦苍秀。湘绮才大，饶有天趣，而用韵极严。予于律，无所参差。仲丹刻意为之，故时露斧凿痕。学词者从仲丹入，勿从仲丹出可也”。张祖同的这段话，亦承常州派之见，不无可取；但语焉不详，不足以概六家之全。

吴敏树序孙鼎臣《苍莧集》，谓其诗“自汉魏六朝以及唐人之体制，靡不仿效为之而归宗于杜氏（甫）。”邵懿辰为撰墓志铭，谓其“始学为词赋，熟精文选”。皆不及其词。吴敏树为撰墓表，谓其“性好诗歌文词，穷究源流，探索体要，剖析微眇，既精既严，然后举其才力以从之”。这也许可以兼括其词。他对词的源流、体要是有所探究的。他是个“既有志于古，期有立于世，而不幸夭枉以卒”的词人。卒年不过四十一。他的才力，在词创作上是没有充分施展的。他现存的词，不过数十首。王益吾这个本子所没有收的就不多了。这些词，和他的诗一样是比较“苍秀”的。《倦寻芳慢》的过拍说：“怕黄昏，便黄昏时节，也难捱到”。虽不如李清照的《声声慢·寻寻觅觅》中句：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！”那样凄苦、奇峭；而较之古《长相思》词中句：“每思量，转凄惶，捱到黄昏愈断肠”。及朱淑贞《秋夜有感》诗中句：“怕黄昏后到黄昏”，则更进了一层。《桂枝香·旅中秋思》的换头说：“黯回首，家园此际”。这当然是平常语，但紧接着来的是：“但千嶂寒烟，都无层次”。不能不令人叹为奇思妙语。咏物之作，如《南浦·次顾子山和玉田春水韵》，用桃花源与西子湖事，颇为深婉，可见襟抱。《解佩令·柳》由物及人，由形入神，颇富情致。而“约空烟荡成柔缕。一晌

青青，不会得别离情苦。送斜阳白门春暮”。实未经人道语。黄孝迈《湘春夜月》句：“欲共柳花低诉，怕柳花轻薄，不解伤春”。犹觉逊其新异。至其抒发旅思乡愁之作，非故作呻吟。闲有绮语，亦情之所至。惟于律，偶有疏误。观其才力，可望大成。天限其年，惜哉！

周寿昌是六家中唯一身登高位的人。他位在廊庙，心系江湖。《金缕曲·题友人词后》的下半阙这样说：“苏辛豪荡姜张雅，尽输他柳周轻隽，但供游冶”。又说：“叹黄九、艳词争诧”。他对南北宋几位大家的词，认识并不那么全面、深刻；但于此，却可以看出他的倾向。他并不愿象柳周黄那样：让自己的词仅“供游冶”，或令人争诧其“艳”。他的《思益堂词》，收入陈乃乾的《清名家词》，录词百来首，大多写于太平天国起义失败、清室“中兴”以后。小令多于长调。小令似近北宋，而长调则近南宋。《浣溪沙·何处箫声向晚天》，颇类小山而气格为高。《南乡子·春影暗帘栊》，视小山亦何多让！《南乡子·灯花》，语浅而富有情致，别是一格。长调浑异，风格接近辛、陈（亮），惜气力有所未逮。而《金缕曲·题陈竹珊且高歌图》的起调，说“泪洒新亭雨，问苍茫天荒地老，寄愁何处？”而接着便是“除却美人

花月夜，都是寂寥尘土”。结以“山影缺，乱红补”。寄慨颇深，语亦隽峭。《烛影摇红·舟中重九》，熔铸前人诗意入词，语极凄楚，而气象苍浑。《幔卷绸·编亡弟〈筱楼诗草〉……》句：“想到千秋，虚名饭颗，寂寞终无味”。又《摸鱼儿·陈编修汝翼病死……》句：“只伤君献凌云赋，毕竟虚名何补！”较之张惠言《水调歌头·春日示杨生子揆》句：“名山料理身后，也算古人愚”。诙诡不逮，而沉痛似之。其咏物诸作，如《如梦令·夹竹桃》句：“红雨绿云相近，劲节也含风韵”。差亦形神兼备。《高阳台·烛泪》句：“丹心熬透何曾冷，越心煎越是长流”。又“欢场独抱无言恨，便成灰，泫也难收”。《春光好·柳絮》歇拍：“不怨东风吹作雪，怨东流”。颇近南宋碧山诸人之作，亦伤心人别有寄托。《惜馀春慢·落花》，尤富意味。起调，较张惠言《水调歌头·春日示杨生子揆》句：“难道春花开落，又是春风来去，便了却韶华”。变诘取为直叙，变婉语为质言。“将离”等句，较张惠言《木兰花慢·杨花》句：“未忍无声委地，将低重又飞还”，虽似乏蕴藉、寄寓；而视宋祁《落花》诗句：“将低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”，则更简切、凄厉。“却喜”句，写其无知而似有情。过拍，反用东坡“也无人惜从教坠”句意，极为凄婉。换头以下，愈转凄怨。“怪怎”句，理乏而意远。因

物怜人，“红粉飘零”之感，于焉以达。至其如周济所谓“赋情独深，逐境必寤”之作，如《水龙吟·月夜闻远笛》歇拍：“漫自怜听不分明，恰更比分明好”。语出新裁，意殊悲切。

自庵意绝声华，情伤板荡。词风视体裁、题材而异，但基调则一。满纸哀音，亦时使之然也。

李舜卿的《搗尘集》，未见梓行。周寿昌《思益堂词》有《采桑子·书搗尘词集后》两首，说他的词大抵写“碧衫酣啸长安市”的追忆，写少日“虚名”，致招訕谤的感叹。至其艺术才能、修养和成就，小序许为“绝代清才，骈散文、古今体诗无不工。……以其余技填词，沉丽独绝”。而《搗尘集》，“大半散佚”。今观其《扬州慢·留别孙晴斋》下阕云：“稻梁作计，笑天涯、何事奔驰！早射虎山空，盘雕路迥，怕说襟期。家在洞庭深处，湘波碧，都是相思。念人间沧海，朝朝多少迁移。”“笑天涯”以下各句，颇为豪朗。“家在”句，语意兼胜。歇拍，寄慨亦可云深。他如《眉妩·香河初度书怀》下阕句：“长空外，关山惊被兵燹。梦魂怯远。故园三径秋怨，怕醉倚阑干，高树咽，蝉碧断”。语涉时事，意近苍凉。“梦魂”、“蝉碧”两语，戛戛独造。《齐天乐·桂平感旧》句：“桂冷惊寒，蓬飘怨远。莫问相逢何处！征鞍暂驻。

笑满眼箏琶，都非前侶。且自孤吟，和虫阶细谱”。词意悱恻，入后尤不胜凄怨。咏物之作，则以《念奴娇·梅花》为胜。用语大都从唐宋人诗词中来，而又如自己出。此境亦不易到。但总而观之，较之《思益堂词》，气格犹有未逮。张雨珊并称为“善”，非笃论也。

《湘绮楼词钞》（民国六年九月版），收词五十餘首，大都作于同治以后。近据友人告知，辑得佚词多首，尚待补入新版湘绮楼集。

湘绮词，张雨珊谓其“才大，饶有天趣，而用韵极严”。“饶有天趣”，殆即王静安所谓“自然神妙”之意。“用韵极严”，而又“自然神妙”，自是词的高境。

湘绮平生以帝王师自命，故《蓦山溪·衡阳夜宴喜逢徐幼穆》换头以下句云：“公事且休忙。好安排诗筒茗椀。涑阴梅子，五月定应黄。将携酒、论英雄，莫论闲长短”。《一枝春·访滕王阁……》又有句云：“应替我细数流光，不须吊古”。而《燕山亭·甲辰腊月十四日……》换头以下句则云：“多少离合悲欢，算年去年来，大家休说。谁是倦游？那有闲情，朝朝替人伤别”。他既不吊古，也不替人伤别，又不论闲长短；他要的是“论英雄”。他的词，并不像诗那样多感怀时事之作。这些直抒语，是颇堪玩味的。

《洞庭舟望，用稼轩韵》是值得注意的。这亦可说是“逐境”之作。它以问句起，势颇奇峭。视之张于湖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是另一气象。而“少年”句，忽用软语，一折。“留不住”以下句，又宕开。“凭栏不语”以下各句，“更不”、“仍似”，气荡肠回，退而更进。换头语，无限伤感集中迸发。“无情”句，极痛切。“愁来”两句，亦稼轩“无人会，登临意”之意，但稍嫌质实，逊其微婉。“当年”句，应“烟波恨”而来，语似重涩，却含无限伤乱意。歇拍，反用东坡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句意，义蕴似更丰。此类词，都非儿女絮语。《长亭怨·沙市晴望》下阕云：“春晚，但看流水去，谁管佳人远。征帆似筍，指吴蜀、浪高涛愤。任渺渺、万里烟波，楚宫外、柳绵吹尽。便跨海楼船，不抵鸱夷俘稳”。一结见意。“征帆”句，用喻甚新。“指吴蜀”句，亦可谓放怀今古、壮浪纵恣。

湘绮序张祖同《湘雨楼词》，曾论及朱竹垞，谓其所选《词综》“汙漫如黄茅白苇，其所作乃如嚼蜡”。自未免责之过苛，但于此，可知其于朱所好尚者，至少心存然疑，而其《南乡子·赋得惜花春起早》自评云：“此词有北宋人意致”。足见心契所在。然他的小令虽微近小山，而长调乃近稼轩、龙川。大家纵笔，初无畛域，亦于此可见。

张祖同曾问诗学于湘绮。其于词，是六家中“致力专擅”的一人。现存《湘雨楼词》，收词四百餘首，编成五卷，亦为六家冠。集中第四卷，题名为《步清真集》，其自识云：“宋沈伯时云：‘作词当以清真为主，下字运意皆有法度’。……余爱诵美成词，数年来步和原韵，四声悉协，得若干首，汇为一卷，俟知音者证定焉”。足见瓣香所在。又尝语其婿郑业本：“予于律，无所参差”。《步清真集》中所作，于万树《词律》不无订正。用调，亦有为《词律》所未收者。足见用力极勤。王益吾这个本子选张氏之作，数倍于其他五家，是不无道理的。

清末词苑大家，大都希踪清真，或以清真所到为最高之境，或以清真为必问之津，雨珊所尚，殆亦与当时风气所趋有关，但其诚笃如此足见确有其独契者在。《湘雨楼词》，大抵从碧山入而从清真出。其间，亦不无稼轩、草窗、玉田诸人的影响。集中访胜、吊古、咏物之作，皆以清真为宗。而寄慨、抒怀、托志，曲达而兼直抒，于曲达处见深细，于直抒处见壮浪，富有稼轩、碧山诸人笔意。咏物小令，如《好事近·斜照也多情》的下半阕：“粉衣蛱蝶两三飞，香腰瘦如削。只在红墙低处，学杨花飘泊”。又《锦堂春·小阁垂杨一树》的下半阕：“蛱蝶粉衣新

换，飞飞只趁黄昏。花边认得红楼径，斜日未关门”。皆着之于富有特色的时间和空间里，由形入神，进而遗形摄神。故似蝶而又非蝶。这类词並写诸“影”之作，亦差如周济所主张的，能从有寄托入，又能从无寄托出了。

至《湘雨楼词》第五卷，题名《湘弦离恨谱》，收词五十六首，皆悼亡之作。正如张宪和在叙中所说：“离绪多而肠折！至情结而文生”。“岂不以参差之词，善达回郁之旨！”其中最佳者，亦足追美“饮水”。

张雨珊论杜贵墀《桐花阁词》，谓其“镂云斲月，运心白石老仙”。又谓“仲丹词如长吉诗，皆呕心而成”。监利王螺州评《桐花阁词·秋词》，谓为“潜气内转，哀音外彻”。又谓“国朝词师南宋者多矣，无如此之直入奥窔者”。杜贵墀自己也说：“朱竹垞自题词集云：‘一半是空中传恨，几曾围燕钗蝉鬓！’余则全然凿空。无聊之思，有托之谈，顾影效颦，以是为词人本色云尔”。于此，可见其心师南宋，特别是白石。其词，乃以“无聊”而“有托”为特点。现存《桐花阁词钞》，为其门人欧阳中鹄所校刊，收词九十七首，编成两卷。第一卷为《秋词》，共四十七首。从广阔的空间里取材，大而山河，小而蛩蟋；远而云月，近而衾枕；静有苔芜，动有燕雁；常有

曙暝，变有阴晴；在目者色，在耳者声，荡胸者气。一词写一物，而皆发其身世凄清之感。正如他在《水龙吟·重阳》里所云：“下第情怀，悲秋况味，别离心绪，怎重重叠叠，一时并集”。亦如在《庆春宫·旅夜》里所说：“萧条身世，戎马乾坤，万端俱集”。这些词，虽大都取材于自然景物，却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面貌，也浮现了富有时代和个性特色的词作者的影子。

王闳运序《湘雨楼词》，谓“词盛于宋南渡，至今苏杭濡染其风。吴中犹有北宋遗响，越中则纯乎南音”。吴越词，就其派衍说，各有偏至之诣。吾湘词，近代始盛。前以周寿昌为代表，由南溯北，欲取苏辛姜张而兼之。其词，赋而兼有比兴。盖亦所谓“诗所不能达，乃为词，以喻其旨”。后以张祖同为代表，乃欲宗师清真，兼采南北宋诸家之长。卓然自立，楚帙为张。惜未能远绍船山，激荡骚心，以唤醒国魂为职志；同时，别裁伪体，转益多师，力辟新境，放奇光异彩于其时。湘绮一空依傍，其于清代诸大家，亦如程颂万所说：“无泛涉焉”！奋其余力，导夫先路；虽非专诣，功不可泯！

岳麓书社同志检《诗余偶钞六家》点校竣事，嘱

为之序，乃于六家词稍加论次，并略叙吾湘词学发展情况如上。岳麓书社同志竟前人之志，将是书刊行，俾来学多所借鉴，于以振新声于清湘峻岳之间，颂明时而进伟业，拭目俟之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于湘潭大学

目 录

题词	(1)
序	(2)
爵里姓氏志略	(4)

苍筤词钞

孙鼎臣

杏花天·清明	(5)
南浦·次顾子山和玉田春水韵	(5)
金缕曲·秋柳次张仲远韵	(6)
解佩令·柳	(7)
西湖月·本意	(7)
百字令·题朱竹垞静志居琴趣后	(8)
百字令·九日集福善寺怀沈栗仲先生	(9)
探春慢·春烟	(9)
疏影·春露	(10)
河传·春去	(11)